



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郭常义 主编

日本文学散论

——从江户到东京

韩小龙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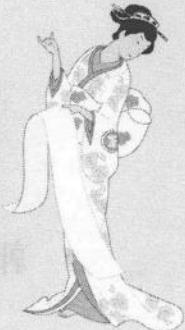


郭常义 主编

日本文学散论

——从江户到东京

韩小龙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Z5N0660

日本文学散论 / 韩小龙 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5613-1910-X

I. 日… II. 韩… III. 日本文学—概述 IV. I

责任编辑 程 远

装帧设计 王静婧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金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375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44.00元(共8册,本册18.00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账号:0303080—00304001602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E-mail:if-centre@snuph.com

前　　言

日本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拥有璀璨的岁月。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公元6世纪，汉字传入日本，从而为日本记叙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日本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为《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它们又被人们称之为“记纪文学”，由于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着神话、歌谣、传说、历史故事、风土人情等内容，因而它们也同属于历史和文化领域。大化革新之后，律令制的国家体制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于是便出现了汉诗集《怀风藻》，随后又出现了用汉字表意和表音的《万叶集》。此后随着日本式“国风文化”日趋成熟，又出现了《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以及被誉为日本物语文学开山之作的《竹取物语》，还有散文式日记文学作品《土佐日记》、《蜻蛉日记》。1004～1011年间完成的《源氏物语》则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又出现了随笔名篇《枕草子》、《徒然草》、《方丈记》以及表现战争题材的战争文学作品《太平记》、《平家物语》等。

日本在江户时期经济实力大增，这一时期出现新型市民阶层即町人，他们不受任何思想和伦理的束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们所需要的所提供的文学是自由清新的大众文学。元禄时期以后，文化、文学的中心移至江户，被称为“江户文学”。1804～1829年间，以江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富有空想、传奇色彩的“读本”开始流行。前期读本多为中国小说中的怪异故事和日本的传说、史实等传奇式短篇小说，后期的读本小说又加上了复仇、抵抗官府的暴动、讴歌英雄的传说等内容，着重描写忠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长篇小说。构思奇特，有着教化主义色彩，宣扬“劝善惩恶”的儒教伦理和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代表作有泷泽马

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

进入明治时期以后,由于1868年发生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史称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以后的20年间,日本实质上仍然是封建统治,因而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并没有马上产生新的文学,文坛上所流行的仍然是江户时期的游戏文学。在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战争的胜利反而使得日本社会原先就存在的那些尖锐矛盾进一步加剧,因而日本近代出现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家和作品也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至“小说”一词几乎成了文学的代名词。

首先,本书研讨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江户向东京即日本由近世向近代转变之间,同时也包括现代。如前所述《南总里见八犬传》是日本江户末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内容涉及到社会、史学、思想、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日后的明治维新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笔者将江户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定在了这一作品上。据认为是由于“其宏伟壮观的结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情节;以及瑰丽多彩的文字和寓意深刻的内容;再配以出自当代名画家之手的插图、绣像,以别具一格的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出现在江户末期的文坛,而博得了读者之好评,被誉为江户小说之冠。”^①虽然我们在这部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史实,但同时却又让人感到无处不留有德川幕府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八犬传》不是生搬硬套地把整个历史原版不动地端过来,而是把它穿插在现实之间,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使历史与现实浑然成一体。若仔细对照确实会发现“传中之里见父子与八犬士等善士,既是昔日之里见氏而又非昔日之里见氏;既是昔日所有之八犬氏,而又非昔日所有之八犬氏。”《八犬传》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思之,稗史特不详其岁月,亦是作者之用心,以示与正史之不同。”^②

① 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一.李树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② 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见第九辑卷三十六卷首附录一作者自评,第195页.

另外，书中提及的东京，应该是指明治维新以来的这一段时间，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甚多，故本人避开了一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如坪内逍遙、二叶亭四迷、森鷗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而是对所感兴趣的一些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自然主义文学以暴露现实、向传统旧习挑战为宗旨，深刻挖掘和直接描绘人们的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毫无修饰的自然的美与丑，在确立自我意识方面起到了浪漫主义文学未曾起到的作用。通常人们认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始于岛崎藤村 1906 年发表的《破戒》，而完成于田山花袋 1907 年发表的《棉被》。笔者认为，田山花袋的作品《棉被》更具有代表性，他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身边琐事为主要内容、视野更狭小的私小说的倾向更相吻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陷入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与激化。由于白桦派文学主张和强调的理想主义已经和严峻的社会态势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白桦派文学的衰微也就势在必然的了。白桦派文学从自然主义的灰暗中开辟了尊重自我的光明道路，但他们乌托邦式的非现实的、虚幻的理想主义开始让人产生一种空虚的感觉和印象。志贺直哉的《学徒的上帝》发表于 1920 年 1 月，其时作者正处于创作颠峰时期。作品不仅富有幽默感和悲剧性，而且还极具客观性，对人性作了透彻的剖析，对于庸俗与虚伪有惊人的敏感与强烈的憎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意识。但是作品本身也还存在着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弱点。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书中作详细论述。《学徒的上帝》主题为通过目击的事实来满足学徒所无法吃上的寿司上面，这里有着志贺直哉本人的身影。作者在这里一改先前作品如《在城崎》中的旁观者风格，不由地让人体验到了一种紧迫感。志贺直哉为“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他在这里不仅体现了“白桦派”肯定积极的人性、尊重个性、发挥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文学的主张。同时还深深地烙有志贺直哉文学本身具有的两大特色，那就是心境小说与私小说。

随后，现实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新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有被誉为日本大正文学旗手的芥川龙之介。其

原因为，在那种种矛盾共存的年代里，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了，他们开始从各个方面为自己和社会寻求出路了。在思想领域方面有福泽谕吉等人，在文学领域里则有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等人。这一时期，森鸥外先后发表了《舞姬》、《青年》、《雁》等作品，夏目漱石也发表了《三四郎》、《从那以后》、《门》、《心》等作品。纵观上述作品，我们可以知道《舞姬》的主人公是留学归来的丰太郎，《雁》的主人公是医科大学的学生冈田，《三四郎》的主人公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小川三四郎，《心》的主人公是身为老师和大学生的“我”。这些作品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他们力图就外部社会的文明、现状、道德与人们心灵之间的矛盾进行探求，这些作品虽然揭露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出路究竟在何方，这些作品并没有作过多的探索。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不仅写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他还就寻求出路作过一番尝试。否定人生不是芥川的目的，其目的则在于真正的“人生”即“为了艺术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芥川的《戏作三昧》和《地狱变》具有非常的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或许这也是芥川龙之介被誉为日本大正时期文学旗手的原因之一吧。或许也正是这一原因，芥川至今仍是日本深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春天乘着马车来了》是横光利一描写前妻小岛君子的病与死的。作品通过君子与疾病作斗争和主人公照顾病人的故事，来表现了当时的状况。照顾一位垂危病人的故事情节原本是很压抑的，但由于横光利一在这篇小说里倾注了他全部的情感和所有的思念，因而读来特别让人觉得缠绵感人，字里行间都蕴含着让读者心灵震撼的力量。男人精神上的自我斗争和妻子与病魔和死亡之间的斗争，最终谁也没能胜出，两个人都是悲剧的命运。妻子用“把苍白的脸埋向鲜艳的花束中，然后陶醉地闭上眼睛”这一充满爱的动作，走向了极乐世界，然而遗留在人间的丈夫却不得不正视今后痛苦的现实。这部作品结尾部分通过鲜艳的花束把妻子的死描写得很美，荡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美，但是这种美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黑暗。作家通过细致入微的感觉，把主观直

觉的印象投入客体，用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世界，描写人物纤细的感情和心理活动，采用新奇的文体和辞藻，将纪实与幻觉交织为一体，从而把读者引入一个超越时空的玄妙境地，其略带感伤的抒情性笔调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春天乘着马车来了》堪称“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杰作。而且这种笔调所构成的横兴利一风格的新感觉派作品明显地带有心理层次的深化，能更直接地进入读者的印象里，这不仅充分显示了新感觉派作品在描写人物内心时的技巧上的特色和优势，而且也为作者日后向心理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笔者原本对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读了一些日本有关二战的文学作品后，确实感到他们作品中具有一种让人伤感的蛊惑力，而且他们的艺术水平和创作水平不能说不高。但这些作品的普遍性弱点是没有提及和混淆了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和谁是战争的加害者这一根本的问题。在和华东师范大学高宁教授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澄清，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以被害者的身份出现，或者在承认是加害者之后又着重表现其同时也是被害者的一面，并以后者为中心铺陈展开。尤为微妙的是，这些描写战争的作品中几乎不对战场进行正面描写，甚至很难看到战争地区也就是战争受害国和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笔下的战争一般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时空中展开的。这样一来，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便很难分清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他们为何开战，甚至很难有侵略与被侵略的概念。能看到的，能听到的，除了日本人，还是日本人，而且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读者几乎从中看不到日本侵略者蹂躏亚洲人民的具体描述，也很难看到与此紧密相关的反省、忏悔和从这个意义上生发出的远离战争的决心。从理论上说，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不过是局部的生活真实，既谈不上现实真实，更谈不上历史真实。它的特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让二战成为脱离具体时空，且只会对日本产生某种伤害的虚幻战争；或者说它又有点像迷宫，让读者在里面绕来绕去，却从不给他们机会来俯瞰它的全貌，了解其奥妙所在。作品所能告诉读者的只有形而下的对战争控诉，而不能引导读者反思战争。

与历史教科书相比，它似乎不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和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没有否定过那场战争的存在，没有为法西斯政府军国主义的行径歌功颂德或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而且在不同版本、不同年级的课本中一再揭露战争对日本人民的摧残，告诫人们要远离战争。甚至可以说，为些教科书所选的二战小说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局部生活，似乎没有制造任何谎言。然而，事实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国语课的文学教学的背后，隐藏着对历史的巨大歪曲。并业已成为部分日本人对二战的潜在认识基础。这些作品以局部真实来代替全局的真实。以形而下的具体描写来替代对战争形而上的思考。结果，表面真实的小故事却拼凑出历史的大谎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正面突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国语教科书却暗渡陈仓“一代又一代”地实现了右翼势力无法实现的部分企图。

日本社会经过经济的高速成长，曾经历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国内外动荡，其中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3年自民党政权的崩溃、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地铁萨林毒气事件，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些日本大银行和中小企业的破产，以及社会所面临的少子化、高龄化、医疗保险门槛调高之类的问题，至今都在困扰着人们。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给人们带来种种利益和幻想的话，那么现在却由于上述的原因又不得不忍受各种困境的折腾。现代社会性的危机使人们都处于一种梦一般的状态，即使是身处现代“桃花源”的《全家照》的主人公谷口一家也不例外。作品《全家照》把主观直觉的印象投入客体，用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世界，隐蔽中有显露，显露中有隐蔽。笔者认为辻原登的《全家照》虽然篇幅不长，但他不仅提出了文学的作用的问题，还提出了文学的使命这一课题。而且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可以说还是很成功的。

综上所述，日本文学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仅靠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无法进行全面分析和论述的。这也就是本人所选择书名和副标题的目的所在，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有限，谬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学者和同仁给予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江户篇	1
第一章 浩泽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考	1
第二章 《八犬传》诞生的历史条件	17
第三章 《八犬传》中的治国抚民思想	31
第四章 文学与史学	39
第五章 《八犬传》中的儒学思想	61
第二篇 东京篇	89
第六章 论田山花袋的《棉被》	
— 以“自我变革”为中心	89
第七章 从《在城崎》到《学徒的上帝》	103
第八章 析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来了》	
— 在新感觉派与心理小说之间	113
第九章 《大川河的水》	
— 寻找母爱的历程	127
第十章 《罗生门》家将的形象	
— 兼论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元点	135

第十一章 析芥川龙之介的《戏作三昧》 ——以艺术与人生为中心	147
第十二章 《地狱变》论 ——以艺术至上为中心	155
第十三章 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	165
第十四章 读辻原登的《全家照》 ——论现代人的困惑	181
后记	188
参考文献	189

第一篇 江户篇

第一章 泷泽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考

一、马琴的生平

泷泽马琴(1767~1848年)出生于江户,幼名仓藏,后来改叫左七,19至20岁时又改名为左五郎,曲亭马琴是其笔名,此外他还有蓑笠翁、蓑民、著作堂主人等20多个笔名。其父亲是侍奉于旗本松平信成家的武士,所以马琴自幼就跟他的兄弟们一样,接受着有关武士方面的严格训练。马琴自小就喜欢读书,据记载,他7岁时就已经能吟诗了。9岁时由于父亲的去世,而由其长兄左马太郎抚养,马琴和他的父亲一样侍奉于旗本松平家,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俳句和医学。在遭受了种种挫折之后,他终于在24岁时成为山东京传的弟子,从事黄草本的写作。虽然马琴27岁时就已经成名了,但仅靠写作还是难以维持生计,这一年他入赘成为鞋子店老板的女婿,从而在生活上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其后马琴的生活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并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在他60年的创作生涯里,先后共写下了260多部作品,其中尤以历史小说见长。著名的有《椿说弓张月》、《朝夷巡岛记》、《近世说美少年录》等,代表作则当数他47岁时开始动笔创作,前后共花费28年方得以完成的《八犬传》。^①

^① 参见:麻生矶次.人物丛书——泷泽马琴.东京:吉川弘文馆,1989

在《八犬传》的创作过程中，马琴历尽了艰辛。首先是，在马琴的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他当助手的儿子宗伯不幸于38岁时逝世，正如马琴在《南总里见八犬传》第三卷中所写到的那样：“出版《八犬传》之书店文溪堂等赘言：编辑本辑中帙七卷，与作者蓑笠翁有约，至五月下旬全部交稿，因此从今年乙未春二月六日，作者便开始执笔，果至五月七日，写至十一卷第一百十三回二十四页，将过半之稿本完稿，于是便交给笔工、画工和刻工，急于刊刻。然于翌日，即八日晨突闻讣告云：翁之独子琴岭先生，向无沉疴，而突于今日晨辰时易箦。先生姓泷泽，讳兴继，字宗伯，又称琴岭，号守忍阁，又号玉照堂。以医师为业。享年38岁。五月十日合葬于小石川茗荷谷清水山深光寺（净土宗）之祖茔。法号：玉照党君誉风光琴岭居士。先生生前性至孝；言行无不笃悫。呜呼哀哉！留有一幼子及二女。长子将入小学，余者更幼。翁之悲伤可知矣。遭此凶变而能得未完之稿，无异于获得骊龙之珠。事之有碍不见于此，约从六月，翁亦有恙。余常去看望，一日翁云：余老而不幸先丧琴岭，自是神疲志衰，背曲腰痛，待人搀扶才能起居，终日闭户不出，除观赏朝露夕槿，别无他事。然而坐食山空，由于患病而不得不更加苦度时光。心中之忧郁实难驱遣。然岂能久而如此，今请稍待，俟疼痛稍愈，将撰遗稿。余历年所编写之《册子物语》稿本，旁训（注：即汉字旁所注之假名）多有遗误，虽亲自复阅，然因匆忙仍有不少遗漏。因此每撰一二回，便先让琴岭校阅，注释也由他补充，多得其便。是以此次之稿本至卷十第一百十一回亦由琴岭校阅。至卷十一之半即第一百十五回十五页，乃于五月初一完稿。此时琴岭已病重，余不忍令其再阅，他得知后仍欲校阅，于病榻之上细心校正遗误，于余帮助甚大。今后将无助余校阅之人矣。此亦余之悲痛之一，故咏歌如下：

助余校阅已无人。今后撰稿倍凄凉。翁撰稿之难可想而知矣。故实难再开口催索。幸而翁之病据说于八月下旬康复，是以第一百十三回之四五百余稿。及卷十二上下两册，至第一百十五回，得于十月望完稿。此事何只于余是一特大喜讯，恐租书铺与四方君子亦皆大欢喜。本辑第二帙前后之所以拖延至今方得发售，

自有其故。仅以此向看官告白。”^①

其次，宗伯的过早逝世除了给马琴的《八犬传》创作带来了“助余校阅已无人。今后撰稿倍凄凉。翁撰稿之难可想而知矣”的困难^②之外，还使得他“自是神疲志衰，背曲腰痛，待人搀扶才能起居，终日闭户不出”。^③显然，宗伯的早逝还给马琴的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马琴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助手，马琴在第九辑的引中，借用了其子的《读书自叹》一首诗，这首诗还是能很好反映其子宗伯对马琴作品的理解的，现摘录于下：“休向世间诉不平，疏狂聊尔错人情。谈来未了书中趣，空为浮名过此生。”^④

马琴对此还作了如下的评价“蓑笠渔隐又曰：是诗乃故儿弱冠时所偶作，前捞遗箧而得之。虽题咏非犬士之事，然其要，似夙知吾意衷而有所志，因录备遗忘。盖彼之短命，不见是书结尾而逝矣。不得无遗憾也。”^⑤宗伯提到的“书中趣”与马琴自述的“意衷”，显然是指《八犬传》中的深层次问题。

而且，这与作品完成之后马琴所流露出来的对《八犬传》的情结是相吻合的。对此，马琴这样写道：“《南总里见八犬传》一百八十一回。历多岁苦乐将完稿。因而自赞曰：知吾者，其唯《八犬传》欤？不知者，其唯《八犬传》欤？传传可知可知，传传可痴可知。”^⑥

第三点，马琴晚年蒙受了诸多不幸，其中没有比眼睛失明更为痛苦的了。马琴 74 岁时双目失明，《八犬传》的创作遂由马琴口述，其儿媳

①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三.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一百一十五回，第 315~316 页

②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三.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一百一十五回，第 316 页

③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三.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一百一十五回，第 316 页

④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引，第 1 页

⑤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引，第 1 页

⑥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卷下帖下套之中后序，第 355 页

阿路代笔。对他这样一个依靠写作来维持生计的人来讲，致命打击可以说莫过于此了。天保二年八月，65岁的马琴感到眼睛不适，他起初并没有往心里去。到了天保五年二月，眼疾开始加剧，右眼开始出现疼痛，随后便失明。这一年的四月左右，左眼又开始疼痛，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由于当时他的家境处于“费用年年增加，难以维持日常生活”，所以也没有条件治疗眼疾。加之日以继夜著书立说，整天忙于《八犬传》的创作，最终左眼也于天保十一年失明。为此，马琴曾一度想停止写作。由于全家人的生活所迫，加之《八犬传》已接近结局。于是，从天保十二年起便改由马琴口述，其儿媳阿路代笔抄写，这样《八犬传》才得以完稿。其创作之艰辛也由此可见一斑。^①

第四点，书稿在出版的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种种周折，不仅出版商多次变更迭换，书稿还被从江户辗转卖到了大阪、京都等地。“所藏之第一辑至第七辑之刻版，卖于大阪之某书商。第八辑以后之刊行权由文溪堂购得，而继续刊行，因此本传之新旧版权则为江户和大阪两家。自第五辑以下至此，刊行之书贾前后更变四家，而且尚未完结，其版权分散至第七辑远售与浪速（注：即大阪），而竟成为予毫无所知之书肆之藏版，实乃一大奇事。据闻有识之士皆为之蹙眉，嗟叹失去江户之花。幸而自第八辑以后，由江户之书肆发行，版权归文溪堂所有，似可维护作者之颜面。物之荣辱得失皆如是，岂止本传乎？是以知变幻无常之速亦足矣。第八辑既由江户之书肆文溪堂刊行，于天保三年壬辰夏五月二十日发售上帙五卷〔卷四乃上下两卷，故为五卷〕；下帙五卷〔卷八分作上下二卷〕于四年癸巳春正月续行；第九辑上帙六卷于今年乙未春二月二十日发售。中帙七卷此次发行。还有下帙七卷，于明年丙申春，最迟至秋冬必能续出，庶几可实现本传之大团圆矣。因此包括第六辑以下之分卷共为六十八卷、一百二十八回，终于构成全书。草子物语（注：即小说）除此书之外，无如此长篇者。天如不假作者愚寿，无人执笔撰写，耐心等待二十余年之人，想见到本传之结局则难矣。有命有

^① 麻生矶次. 人物丛书——泷泽马琴. 东方: 吉川弘文馆, 1989

时则团圆局面必将实现，实可喜可贺。如认为稗官会得到冥助则未免过愚矣。”^①

正是由于马琴的不懈努力，以至《八犬传》的出版和发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八犬传》中文本译者李树果先生对 1883 年出版的依田百川的《谭海》曾作过一番考证，李树果先生在《译者序》中援引了《谭海》中的这样一段话：“文辞绝妙，引证精博，海内无不读马琴之书，而尤以《八犬传》为著。书贾雕工日踵其门，待成一纸刻一纸；成一篇刻一篇。万册立售，远迩争睹（据目睹者云：当时发行之盛况是彻夜张灯）。三都、七道，边陬僻邑，公侯贵富，士女农商，提到小说，必称《八犬传》为巨擘。”^②

这段考证是可信的，而且我们从《八犬传》第九辑卷三十六的卷首附言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马琴本人对当时这段情景的描绘和记载：“本传，甚受世人之欢迎，屡次出现在江户和浪速歌舞伎之海报上。另外在大阪还创作出净琉璃。其脚本为长篇，据说已出四册。至于彩色浮世绘版画，画八犬士者，在京都、江户、大阪，年年刻版，今犹继出。不仅如此，诸神社之画额和灯笼也几乎无不画犬士者。甚或连理发店之布帘、新织之金线织花锦缎、与烟包、团扇、风筝、小孩兜肚亦有犬士之画。因此有人告知，连间巷说评书讲军记者，均以讲本传而谋生。其能如此合乎时尚，余亦十分震惊，岂非异哉！”^③

《八犬传》之所以如此畅销，据认为是由于“其宏伟壮观的结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情节；以及瑰丽多彩的文字和寓意深刻的内容；再配以出自当代名画家之手的插图、绣像，以别具一格的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出现在江户末期的文坛，而博得了读者之好评，被誉为

^①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三.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中帙附言，第 146 页

^②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卷三十六卷首附言，第 272 页

^③ 曲亭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四.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第九辑卷三十六卷首附言，第 272 页

为江户小说之冠。”^①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相关的仿冒作品。关于这一点，作者马琴在第九辑中帙附言中也有如下的记载：“余所著之书，或称之为合卷之插图小说，据说有人购得旧版权，随意绘新图、改书名，而充作新版翻刻出售。关于《劝善常世物语》、《三国一夜物语》、《化兢丑三钟》等于本传前辑之简端已提及。最近复发现重刻《括头巾缩缠纸衣》三卷，改名为《椀久松山物语》，插图亦为新绘者。此书于文化三年丙寅，应书商住吉屋政五郎之需，由余撰写，乃至今已历三十多春秋之旧著，不知者恐为其所惑，误认为是新版。从改名之手段便知，此乃非常狡猾者之所为。改名为《椀久松山物语》，殆不知作者之用意，实乃愚蠢之改纂。夫椀久乃嫖客，松山乃妓女，纵然作者为之作小传，亦不能如此命书名。改纂者竟以此作为作者之文心。连这一点都不知晓，便擅自更改，实无异于《庄子》所云：‘倏忽凿混沌’，不得不为之嗟叹。”^②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马琴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八犬传》如此受欢迎，这也为马琴对当时社会的抨击以及书中所阐述的清君侧、尊王斥霸、双重王权论等史学观的传播提供了对象和场所，其影响亦是巨大且不可低估的。

二、《八犬传》的史料来源

《八犬传》以日本历史上的室町幕府时期（足利幕府时期）这一动荡的战国时代为背景，以关东和信越地区为舞台，并根据应仁之乱前至五代将军足利义量死后，围绕足利宗家的继承问题这一史实而展开的。镰仓公方（关东管领）足利持氏与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反目。关东执事上杉宪实多次进谏未被采纳，从而与足利持氏产生了不和，上杉宪实最后倒向了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一方。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面对大军围境，持氏与长子被迫

^① 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一·李树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译者序，第2页

^② 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第九辑中帙附言，第148~149页